

艾冬 著

寻找 天空中的 爱情

寻找天空中的爱情

艾冬 著

鹭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天空中的爱情 / 艾冬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5. 6

ISBN 7-80671-476-6

I. 寻... II. 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2673 号

寻找天空中的爱情

艾冬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361004)

人民日报社福州印务中心印刷

(福州市鼓屏路 33 号 邮编: 350001)

开本 850×1168 1/32 8.75 印张 2 插页 192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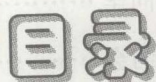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1-476-6

I·65 定价: 17.5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M U L U

早晨	(1)
山寨	(6)
水手	(9)
图书馆	(20)
窗帘	(25)
亲近	(30)
腹地	(35)
江田	(41)
赵晋	(47)
蒋宏	(50)
小房子	(55)
寻书	(58)
眼泪	(61)
琴代	(66)

李红军	(70)
同学	(75)
约会	(81)
蒋小荪	(85)
都城	(90)
心酸	(96)
青杏	(102)
精怪	(107)
共舞	(112)
琴瑟	(118)
父母	(123)
路程	(127)
知道	(133)
柯凡	(137)
婶娘	(142)
邀请	(146)
草药	(151)
丈夫	(156)
索桥	(161)
浓缩	(165)
运气	(171)

岷江	(176)
初一	(182)
花石墙	(187)
转变	(192)
李是宝	(198)
犹豫	(204)
车站	(209)
背包	(216)
夜色	(221)
彼岸	(227)
羌女	(232)
超载	(236)
矛盾	(240)
逆反	(245)
倒流	(248)
城墙	(253)
初七	(258)
张继红	(261)
经幡	(264)
报纸	(268)
初五	(269)



早 晨

女儿被奶奶接走了，陈俐的屋里更显空荡荡的。床上还闭着眼睛的她屏住自己的呼吸，着意地听隔壁屋子里的声音。这是她每个醒来的早晨的第一件事。这样做的目的是听隔壁女儿的呼吸是否正常。她经常因为没有听到女儿的声音而猛地翻身起床赤脚冲到隔壁，推门呼叫女儿的名字。她怕失去女儿。今天早上的屏息静听让她又一次感觉自己不能没有女儿。但是女儿不是自己一个人独有的，她应该有完整的亲情，爷爷、奶奶、父亲、姑姑等等。割裂和独占是自私的。她从模糊的习惯里清醒过来。

雾白的晨曦带着冬日特有的寒意，它像一张白纸糊在陈俐家朝东的那扇窗玻璃上。这扇开在客厅的东向的窗是她故意留着的，从她的床上斜看可以看到窗的三分之二。每个晚上她都不把窗帘拉上，为的就是让自己在听了女儿的呼吸之后，睁眼就能看到外边的天色。这是她每个早上做的第二件事。和电视的天气预报相比，她更相信的是那扇窗，由那扇窗给自己的感觉准备自己今日的心情，提醒已经很乖的女儿要穿多厚多薄的衣裳，中午要不要走回来吃午饭。

屋子里家什的轮廓慢慢地看得见了。装修了五年的两居室的单元房以它的陈旧朴实的熟悉让她心定神宁。这屋子安静得

没有男人的气息。她一直以为男人有的是不安定的气息，有男人的屋子显得浑浊恍惚晃动，让人晕眩。

不用看钟，她不想被时间指使。她让自己的身体一动不动地躺着，让又闭上的眼睛指挥大脑去想些别的事，那些平时的日子没空想的事。这样清静，精神放松的日子对她来说很少。窗外飘浮的白仿佛是雾气，雾气之后应该有一个灿烂的日子，她想。等太阳照进来，让太阳赶自己起床。

这是一个很温和的城市，她想自己应该很温和。此时她不想反省自己，这样久了啊。她凭经验想像窗外的景象。路对面那棵大榕树上住的鸟儿该醒了吧？夏天不关窗的晚上，每个晴朗的清晨，鸟儿的喳喳声从浓密的深绿色的榕树冠上传过来。她曾用自己的眼睛极力地想在这遥远的距离里发现一两只舒展身子的鸟儿。可是不行。

通向森林公园的那条路委婉干净，干净得像没有一粒尘土。这座城市的整洁温馨和委婉是她不舍得离去的一个原因。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是惬意的。“要是没有那些贪欲就更好了。”她心思平淡时这么想。当一切都走远，要是人能不要了一切，当自己没有了所有的情绪。可是自己走不远，走不远的自己不可能没有情绪。看得见事，就不可避免地有这样那样的烦躁。

几辆早起的车从自己脚下的那条弧形的贵德路呼哨而过。车身后带起的那股气流一定飞卷着，它会让立在路中心的那棵近千年的老榕树感到气闷。在陈俐心里任何事物都如人一样的有感觉。远处的墨色的山影柔和，山里边一定更加潮湿，潮湿的气候对树木是有利的。想到山里，她就想到小时候的自己在那么长的山道上行走，一个人。因为害怕，再美的风景也不可



爱。她也想过那时的自己到底怕什么？怕野兽。跳出来的狗熊，爬出来的蛇，还有就是婆婆树林后边藏着的鬼。对，鬼。碧绿的山丛中总有新坟，那鲜红的新土醒目地吸引着你的视线。于是想像就跟着来了。躺在里边的人可不可能悲伤地坐在自己的坟边上为自己哭泣？人都是害怕死和不想死。是啊，不想死的人死了会不会因为不甘心死而冲到路上来吓人，吓死了你好陪她一起痛苦？于是一路上你的行走都在那新坟的视线里，吓得你心惊胆战，吓得你面红耳赤。这样的害怕也是她不想离开现在居住的城市，流落到陌生的地方去的原因之一。

她翻了个身，侧躺着，眼睛仍然闭着。那是自己很小时的记忆。二十五年前的经历吧。那时她才五岁，和父母一块下放到那样的山区。虽然她也不喜欢喧嚣，但乡下山道的悠长恐怖给她的印象太深了。

她尽量地让自己的姿态放松，她几乎忘了自己做女儿时是如何放松的睡法。时间过得飞快，出嫁到今天近十年，夫妻分居至今两年。她曾愤怒过，恬淡些。朝前看，她开始这样劝慰自己。陈俐的床很大，除了她躺的地方，四周都叠摆着书。一个长枕加上两个靠枕，本该放在床头柜上的电视空调的遥控器此时也散落在被窝中。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她喜欢做一个整洁严谨的主妇，但现实里太多的事情让她觉得，太多的整洁严谨对自己简直是约束，就像自己给自己造了什么样的框来约束自己的同时也阻挠别人的自由。一个朋友的死亡让她突然领悟到了生命的脆弱。约束自己约束别人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以约束当作做人的原则的话，那生活也太贫乏，贫乏得没有色彩了，就那样终其一生确实太残酷了。

改变。一切都可以改变。

冬日的太阳从那扇东向的窗射进来，在陈俐家的地板上画出了一个斜面的平行四边形。光泽的木地板又把那发白的光影射到了屋顶上，屋顶上那个平行四边形多了几根地板缝隙的投影，窗玻璃上的纹路造成水光式的幻影。女儿不在的日子是她放松自己的日子，轻松又给她造成一种空泛的涣散。想多了人也累了，她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叮——叮——叮——”电话铃声从客厅传进来。陈俐动了动身子。分居之后的日子，她每过晚上8点便拔了卧室的电话。她睁开眼睛，想这会儿谁会来电话。除了母亲好像没有什么人的。她挪了一下身子用胳膊肘支起身体，一只手摸索电话线头然后塞进电话盒里。

“嗯。”她仍闭着眼睛。

“小俐，小荪说你要去出差？”

“是。”陈俐听出来这是女儿蒋荪的父亲，与自己分居两年的蒋宏。

“去哪里？”

“这和你有关系？”她回答。

“妈妈，妈妈。”电话那头传来女儿小荪的叫声。陈俐吐了口气。

“妈妈，奶奶和爸爸说，那西部的乡下很可怕的，你不要去。”

“好宝宝你放心。妈妈因为你闷在家这样久了需要出去换换空气，在那里妈妈有朋友的。你好好地听奶奶的话就行，记住一有空就给外婆打个电话。妈妈是外婆的女儿，就像你是妈妈的女儿一样。你说是吗？宝宝，妈妈需不需要换换空气？”陈俐说话轻声细语，以最平易的态度和女儿交流。她相信女儿



能理解自己，多少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都只有她和女儿相拥在一起，脱了鞋两人躲在床中心，害怕那骤然而至的闪电，躲避那轰鸣的雷响。每在那样的时候陈俐就会流着泪和女儿一起想起女儿的爸爸。男人是一个家庭的支柱。没有男人的家庭不管单亲方如何的坚强也会显得单薄和脆弱。

“嗯。”女儿懂事地应着，陈俐能想像得到她点头表现坚强的神情。

“听你爸的话，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妈妈最相信你了。办完事妈妈很快就会回来陪你。”陈俐的语气表现得快活了些。她不能给孩子留下忧愁的记忆，特别是在这分离的时候。

“给你妈妈说手机要一直开着，你好找她。”蒋宏对着电话大声说。

“好啦，妈妈的电话会一直开着。你也要和妈妈一样坚强。”陈俐在柔情的语气里加入了鼓励的声调。这话就是在平时她也常说，对女儿说。

“嗯！”

“嗯。那就这样吧。妈妈在走之前还会给你电话，你得把寒假作业先做了，然后每天写一篇700字左右的日记。”

陈俐放下电话。她想像得出蒋宏那悻然不甘的样子，在离乡的忧愁中有了些报复的快感。虽然这样的快感是以自己的改变和冒险换来的。

她又抬头看那扇东向的窗，这里冬日的太阳是否和川西北那高原上的太阳一样的让人目眩。

山寨

10月的山寨，雾气弥漫。一个50多岁的老人做好了出行的准备。葬礼的仪式昨晚才结束，今天他要在这雾气的早晨顺着岷江徒步走一个小时的山道到红军乡，然后从红军乡乘上公车，在尘土飞扬的土路上摇晃六个多小时到北川，再由北川到江田的家。

高高的土司的碉楼坍塌半边，歪斜在晨雾的水湿中，它们原来就立在村口那棵大大的花椒树边上，那棵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老花椒树现在还活着。他怎么也想不到土垒起来的碉楼怎么就会塌了那半边。贫穷和闭塞需要改变，但也绝不是他这样的一个人就能将他们改变。10多岁时的他从这大山群中的子武村走了出去，那年的春天他解去头上捆扎的青布，脱掉身上的蓝袄、脚上的云云鞋，胸前戴着红花，带着全寨，不！是一整个红军乡的羌民的期望和寄托，由红军乡的书记大叔玛磕领着走出去的，那年的玛磕大叔也才36岁。匆匆忙忙的40年里他当了空军，先在内蒙古的青峰军用机场做了22年的地勤工作，然后转业到现在的单位。总结一下，自己都做了些什么事？

村子里的房子还是老老的那几落，所有的新房都盖到离这15里的乡所在地去了。里屋的侄媳妇起床，弄醒了火塘间的炭火，大锡壶滋滋地滴着壶盖上的浮水。昏黄的低瓦数的电灯



被蒸气包围着更显昏暗。侄媳妇在那大大的灶间给他挤了牙膏，在一个搪瓷茶缸里倒满了水，再在一个红色的塑料脸盆里倒了小半盆水，给大伯打开通往茅坑的后门，然后从火塘间夹来一块着了火的木块，把它塞进那排长灶后的小灶窝里，架上劈得很小的木片，在小木片上加了几块大木柴，再起身到灶前来刷锅。锅和灶的缝沿冒出白色的柴烟。她给刷好的锅添一点水，转身去开身后的壁橱。壁橱的层架上是一个大大的竹箩匾，箩匾上晾着熏过的猪头猪尾猪内脏。她伸手取出一节灌得满涨的红肠，又翻挑出一节猪鼻和小半块的猪脸，放在壁橱边上离她很近的塑料砧板上。她取下挂在房柱上的那把厚厚刀片的刀，切了起来。她将那些肉切成很薄很薄的片片，然后把切好的肉片片擦到刀片上，用手扶着放到沸腾的锅里，盖上锅盖，并在锅盖的边上放上一个不锈钢盘子。

一边刷牙洗脸的老人看着这个勤勉的侄媳妇做完那一系列工作之后，眼睛就停在砧板上的那个不锈钢盘子上，很久。在老人脑子里一片空白的同时，他的侄媳妇又到了隔壁的火塘间，在火塘间那长长的矮凳上，把几棵有些软的青菜摘去了萎黄的叶、带土的根，拿到灶间的储水池边，舀水清洗，切细。然后擦了手走到后房叫醒丈夫的弟弟，那个 20 岁的小叔李满树。

要是当年自己没出去参军现在也在家里这么转着，也就不为这大儿子的婚事发愁。做人做到这份上了还得顾及道理，压力归压力，山外的总比山内的强。也怪自己，这几十年的工作也就没有给孩子和众乡亲做些什么，落空了大伙的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都长大了，一个大学毕业，一个当兵退伍，都在那个名扬西部的大军工飞宇公司工作，大的在党办，小的在产

品售后服务中心。

今天这位羌族名字叫立玛顿珠的小侄子要和老叔一块出山，到城里看看有什么活可做的。和山里的生活相比较，城里的生活是很有吸引力的，山里所有的希望往往寄托在这细小的关系上。老人姓李，叫李红军，他也有个羌族名字叫猗顿以盐起。



水手

经过 23 日和 24 日的短暂休息，体力和脑力都松弛了些，午饭后李是宝挎上早就收拾好的行囊出了门。他徒步走到了汽车客运中心，在那铁栏杆的窗口买了一张一点半往重庆的汽车票。他习惯地从镜片后观察似的看了看周围，然后走到搭着嫩黄色天篷的候车室坐下，点上烟。他的动作中无时无刻不被抽烟这个动作垄断。男人有了抽烟这个动作真好，既可以在心虚时用它振作自己，又可以在无聊时让人看不出他的无聊。此时李是宝的心思就是如此。

1 时 20 分他走到刚才售票员指明的那辆绿白相间的大巴，跨上去，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还行，位置蛮靠前的，说明自己买票那会时间还算早。今天是正月初二，从这座城市出去的人还不算多。一个男性服务员在车的左侧立着，招呼那些拖着大包小包的同乡把行李放到行李仓。随着开车时间的接近，旅客的行态也匆忙起来，背着包抱着孩子的跑路的样子还真不好看。

四川境内，一路上是看厌了的风景，没有新鲜感，这种不新鲜的感觉却使他有了熟悉的安全感。车厢里的一些乘客都在闭目休息，另一些感觉激动的还在和汽车行驶的噪音攀比着用乡音叫嚷一样地聊天。他忽睡忽醒，没有连贯地做着梦。如果

不是因为心里不时闪烁着在很远的地方正不断地向此接近的她，以及受到自己坐姿的局限，也许他很快就会非常安稳地入眠了。

记忆中，李是宝没有这样的约会。李是宝和陈俐，用距离衡量，是三千公里，不过陈俐的爱延伸得更长，接近李是宝的速度也更快。由于时间和路程的关系，在情理上李是宝只能以等待的方式把自己的心情焚烧得更焦灼一些，才能减轻一点愧疚——然而事实上不是这样，没有特别的激动，心绪一直很宁静。这不是缺乏激情，而是因为他们，李是宝和陈俐在两年的时间里始终稳定地燃烧着，虽然是文火，却一直在每一个夜晚，在遥远的地方辉映着对方。他们熟悉彼此的每一次闪烁，每一次体温的变化，每一朵火焰绽放开来的身影。

“我要的就是你。”你，意味着长久以来充盈在李是宝大脑里的那个想像，意味着在李是宝和陈俐之间，无须俗气的惊喜的存在。在李是宝和陈俐舒缓而绵长的情感流程中，早已不应该有惊喜这样的落差了。

抽着烟，他体味着自己这意外的镇静。

在六个小时之后到了重庆南坝，车站就在那里。

因为李是宝和陈俐的交汇，陌生的重庆对李是宝有了非常特殊的意义。天上下着小雨，沾衣欲湿。他又燃上烟轻轻吞吐着自己的寂寞，脑子里总是回响着那几句歌词：

放眼望去，都一样，

东南西北，同方向。

这片海，很流浪，

等待风起，催我启航……

这首迪克牛仔的《水手》，被他反复吟唱着，平添了几分



落魄和沧桑。细雨中的山城，在他不经意的眼光下一掠而过。他走一段，唱几句歌，吸几口烟，想一想她。路走得分辨不清了，歌唱得越来越含混了，烟吸得失去了熏烤自己的燥热，陈俐的面部轮廓和声线却异样地清晰明亮了起来……

山城的夜，细微的雨，轻淡得近乎于缥缈的异乡哀愁……都是他所亲历的真实，然而它们不是李是宝想得到的拥有。不用想像，这一切都会在陈俐明天的到来之后成为被李是宝淡忘的那些坐标。放眼望去，都一样。不一样的是他一如侧耳聆听如约而至的叩门声似的心情——等她，并且与她同行。

担心自己睡过了头，李是宝特地让招待所服务员在第二天的早上7点叫醒他。躺在干净的床上，他开始清理自己行囊里的东西。

一条烟，两件衬衫，四条内裤和四双袜子。

一本自己和陈俐喜欢的《诗经集注》，书的里面夹着一封被退回的信，地址下面是他用行草写的陈俐的名字。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读这两个字，亲切就像泉涌一样一次又一次地温暖着自己。名字的发音婉转承接，前一个字轻快高扬的声调在最后那个字上面停驻，仿佛高傲的她一路足不留痕地行走，目光却在蓦然之间被他李是宝吸引和牵制。读这名字，就是在体味她对自己诉说不尽的爱。

一把刀，藏刀。大约十年前，李是宝在街上看见一个卖药的藏民，就走过去用仅会的一句藏语和那藏民打招呼：“扎西德勒！”然后指着他腰间的这把刀说：“卡佐！”意思是“好”。藏民明白了李是宝的意思，笑着开价16元，最后李是宝以15元把它买下了。从这以后，他就养成了出门携带这把刀的习惯，当是自己的护身符。